

一句校训，数段深情

杨振宁为广东高校植梦 为人才筑基

羊城晚报记者 黎秋玲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于2025年10月1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杨振宁的辞世，让中国乃至全球科学界扼腕叹息。而在广东，杨振宁先生与多所高校的深厚情谊，以及他对广东科技人才培养的殷切关怀，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

题写校训以励后学

1993年，杨振宁首次访问东莞理工学院，不仅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更欣然受聘为名誉校长——这也是他在海内外高校中首次担任此类职务。访问期间，他亲手植树留念，并题写“学而知不足”以励后学。2008年，这句墨宝被正式定为校训，并刻石永志。

此后数十年间，杨振宁多次重返莞工，累计6次莅校指导、4次赠予墨宝，并在北京与香港两地先后17次会见师生代表。校园中的“杨振宁创新班”“杨振宁教研楼”“杨振宁奖学金”以及他的铜像，无不诉说着他与这所院校之间的深情。

设立“杨振宁奖学金”

杨振宁与深圳的高校也有着不解之缘。1988年，他第一次来到深

资助基础学科研究

在中山大学，杨振宁同样留下深刻的印象。1973年，他特地前往中山大学拜会自己在西南联大的微积分老师姜立夫，自此与中大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情谊。

1983年，他在香港参加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晚宴，并发起成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大的基础学科研究。他还多次到中大作学术报告和演讲，曾表示“在我心中，第一位的高校就是清华，第二位就是中大”。如今，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洗为坚堂内的杨振宁铜像，仍静默见证着这段绵长而真挚的交往。

杨振宁先生虽已远去，但他为广东高校播下的科学种子、为南粤人才铺就的成长之路，必将继续开花结果，激励后来者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杨振宁肖像照 新华社发

杨振宁先生与深圳的不解之缘： 科学火种在深圳生生不息

杨振宁先生，这位跨越世纪的科学巨匠，不仅以“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等成就深刻影响世界物理学发展，更与深圳这座年轻的科技之城结下了跨越数十年的深厚羁绊——从高校讲坛到科研合作，从人才培育到科普推广，他的足迹与精神，早已融入深圳的创新血脉。

从深大到南科大 播撒科学火种

27年后的2015年，93岁高龄的杨振宁走进南方科技大学。在题为《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的分享中，他精神矍铄，一个多小时里“未喝一口水、未卡一次壳”，清晰的思维与儒雅的风度让在场师生动容。

谈起南科大这所年轻的大学时，杨振宁不忘加油鼓劲：“这是我访问的最年轻的一个（所）大学，也很显然是发展最快的一个（所）大学，未来一定能够成功。”

牵线搭桥 助力科研重大突破

杨振宁对深圳科研的影响，不只理念引领，更体现在实打实的“搭桥铺路”上。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正是对这份科学传承的最好回应。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

学家朱邦芬评价杨振宁归国后的新贡献时，特别提到他在培养年轻一代杰出人才方面的关键作用——包括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推动高校引进顶尖人才等。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正是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受益者。

2013年，薛其坤团队在实验中首次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引起学界轰动。而这一突破的背后，离不开杨振宁早年所铺设的合作桥梁。朱邦芬指出，薛其坤于2005年加入清华大学，正是杨振宁等人建议清华物理系重点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方向的成果之一。也正是杨振宁，促成了张首晟与薛其坤的合作，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验发现构建了关键平台。没有杨振宁就没有这项成果。如今，薛其坤带领南科大持续突破，正是对这份科学传承的最好回应。

在产业与科研的衔接上，杨振宁

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2018年，腾讯公司成立20周年，马化腾联合多位科学家，提议设立“科学探索奖”。其中，杨振宁正是联合发起人之一。在2019年首届颁奖典礼上，他亲临现场并寄语青年科研人员：“20世纪的科学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一个年轻的学者在这个时候进入科技研究队伍，一方面是非常幸运的机会，一方面也面临着充满挑战的时代。”

这份对青年科研人才的关怀，与深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城市精神高度契合，为深圳乃至全国的科研人才培育注入了活力。

如今，杨振宁先生虽已远行，但他在深圳播下的科学种子早已生根发芽。这份跨越数十年的不解之缘，早已超越个人与城市的联结，成为“科学家精神”与“深圳精神”交融的典范，持续照亮着深圳乃至中国科技发展的未来之路。

羊城晚报记者 沈婷婷

杨振宁先生与东莞理工学院的深厚情缘：

6次莅校指导 首允开办“杨振宁创新班”

杨振宁先生与广东高校交流密切，他更是用“唯一”来形容自己与东莞理工学院的关系。1993年1月起，杨振宁先生开始担任东莞理工学院名誉校长。一直以来，他关注着莞工的发展进步——4次赠墨宝，勉励莞工人；6次莅校指导，与师生分享学习和科研的快乐；莞工校园里有他亲植的3株名木；先后设立杨奖（杨振宁奖学金）、杨楼（杨振宁教研楼）、杨班（杨振宁创新班）……

32年间6次莅校指导

1993年1月13日，杨振宁先生受邀莅临东莞理工学院访问，开讲世界物理学前沿学术信息，并欣然受聘为该校名誉校长。他题写的“学而知不足”，后被定为莞工校训，影响深远。

至此之后，杨振宁先生先后于2008年2月、2009年5月、2012年4月、2014年6月和2017年4月

欣然表示：“同意办这个班！相信你们一定能办好！”他还寄语学校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创新创业人才，建设国际化应用研究型大学，实现跨越发展目标。

当年春天，东莞理工学院拟开设国内首个“杨振宁创新班”，意以先生的爱国情怀与科学精神，激励引领新时代的青年学子，同时发挥学校区位环境优势，瞄准科技产业前沿，整合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强化学科交叉与文理渗透，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试验田。

与莞工的情缘独一无二

“快30年了，我看见过东莞理工学院的成长，我相信以后10年这所大学还将有更重要的发展。”2018年5月，杨振宁先生回顾与莞工的交往历程，深情说道：“我跟东莞理工学院

的关系，在国内外都是唯一的。”

2022年，在东莞理工学院建校30周年之际，杨振宁先生向学校赠送了两册图书，分别是《杨振宁传》和《晨曦集》。《杨振宁传》记录了杨振宁先生的学术生涯、科学成就，蕴涵着他的家国之思。而《晨曦集》收录了杨振宁先生著写的代表性文章，既有他放弃美国国籍的声明，也有关于加速器、高能物理等热点问题的专论，还有近期科学史研究的代表性文章，兼及研究生培养等多方面的社会议题，充分表露了杨振宁先生的远见卓识与回报故园的拳拳之心。

杨振宁先生还以视频录制的形式表达了对学校的认可与期盼，鼓励莞工勇于进军前沿科技，不断追求卓越。拳拳若亲、深深眷爱；命悬其切，慈爱其心。杨振宁先生的每一次关怀、关心，都为莞工的建设、办学、发展提振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羊城晚报记者 余晓玲

（上接A1）

即使到了百岁高龄，杨振宁仍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有时在夫人翁帆眼里率真得“像个孩子一般”，对科学世界保持极强的求知欲。

“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杨振宁身上散发的光芒，照亮了时代，持久而磅礴。

在许多科研人员心目中，如果没有杨振宁这样的榜样，投身科学的信心就会打折扣。“杨先生的成就让我们后来的科学家相信，中国人也有很聪明的脑袋，可以做很好的科学。”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说。

归根圆梦： 以赤子之心共襄强国建设

清华园内，一幢典雅的三层小楼，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所在。1997年，75岁的杨振宁应邀担任名誉主任，立志要打造“中国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延揽天下英才、从事顶尖研究——壮心不已，所求为何？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这首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歌，一直萦绕在杨振宁心头。

父亲杨武之出生在清朝末期，是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大学生；历经严重的民族社会危机，将民族振兴视为己任；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将全部精力投入教书育人……他“有生应感国恩宏”的信条，深刻影响了杨振宁的一生。

从童年的清华园、战乱时期的西南联大，到远渡重洋蜚声国际，杨振宁的命运始终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在美国生活的半个多世纪，他的办公室里始终挂着清华园的照片，书架上摆着父亲手写的诗集。

多年以后，放弃美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杨振宁，回忆当年入籍美国，坦言“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一边是科研进取的现实环境，一边是血脉传承的难以割舍。“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1971年，“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历史序幕，杨振宁随即以知名科学家的身份回国访问，掀起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热潮，被誉为架设中美学术交流桥梁第一人。

此后他多次回国，为国内发展基础科学提出真知灼见，同时多方筹措，不遗余力推动中美科技交流。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杨振宁亲自募集资金设立的“对华教育交流委员会”资助下，近百名国内学者赴美进修。葛墨林难忘：在纽约石溪，有一家中餐馆叫“满庭芳”，杨先生总愿意在那儿请客，让到访的国人吃出家的味道，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那里不像一个餐厅，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每当出现对祖国不利的说法、做法，他就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一次到杨振宁家里去，葛墨林碰到他和家人发脾气，起因是家人劝他别当面得罪人，但他却认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义不容辞，必须据理力争。

向中国领导人提议恢复和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先后帮助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设立理论物理等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组织成立全美华人协会并担任会长，协助设立“求是科学基金”和“何梁何利基金”……杨振宁不停蹄，东奔西走，为的是让新中国的科学步子迈得更快。

2003年，“一生走了一个大圈”的杨振宁从纽约搬回北京。此时距离他赴美开启留学生涯，过去了58年。他将自己的住所取名为“归根居”，还专门赋诗一首，以“东篱归根翁”自勉。

捐献100万美元现金，募集超1500万美元资金；引进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延揽密码学专家王小云院士；邀请张首晟、文小刚等一批杰出学者来工作……杨振宁把创办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当成“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非常用心。

清华大学原校长、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顾秉林院士难忘：对招聘的每一位候选人，杨先生都要仔细研究其学术背景和已有学术成就，往往谈了多位、历经数轮，才成功一位；在那间挂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对联的办公室里，他或潜心研究，或指导学生，或与同事及到访学者共同讨论……

“我深深地为他们那种振兴中国科学的精神所感动。”2004年6月，同杨振宁畅谈多次后，姚期智决定告别在美国长达18年的教学和研究生生涯，“我很愿意把自己投入到一个有发展的事业中去”。

“杨先生最期待中国人能够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工作，并且能够用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领先技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振宁讲座教授王小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杨先生能够对推动中美学术交流的事，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晰？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中国的恢宏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世界上很少有如此成功的国家故事，这样的成功故事，全世界都很难再复制。中国的成功有许多道理，但我认为一

个最基本的道理是中华传统文化铸造出的民族精神特质和性格倾向，是西方文化无法与之相較的。”这样的话，杨振宁说过多次，对外国友人说，更对中国学者说。

28年弹指一挥间，很难通过公开的数据去统计，有多少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是受杨振宁的邀请回国任教。但可以肯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先生心中的愿景是多么壮阔。

今天，走进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小楼，透过几扇虚掩着的房门，隐约可见有人正专注地做着演算，还有人在讨论区的黑板上边写边争论。时光仿佛在这里慢下了脚步，接着的志向却川流不息。

“先生坚持学术第一、质量第一、氛围第一，这些学者带来国际最新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领域。”顾秉林说，我们已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开始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

2021年，清华大学迎来建校110周年，杨振宁决定将办公室和资料室的图书、文章手稿、往来书信等资料，共计2000余件，无偿捐赠给学校。“我想将来留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里的，不只是我的科学工作，我希望还能够保留‘杨振宁’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高山仰止，赤子初心。

1971年，49岁的杨振宁即将结束首次回国的“破冰之旅”，多年挚友、“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给他修书一封，结尾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半个世纪后，在杨振宁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杨先生百岁华诞仪式上，他满怀深情地告慰挚友：“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瞻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

跨越时空，终偿夙愿。两位科学家一生践行的报国信念，熔铸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薪火长明： 以青松之姿引领后学笃行

“你可不可以教一次大一物理，也许有示范作用。”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邦芬院士向杨振宁发出邀约时，国内许多知名教授都不“教书”了，更不肯教本科生，“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了”。

2004年9月13日，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82岁的杨振宁身着蓝色衬衫，走上三尺讲台。面对130余位大一新生，他特意准备了一课讲义，将最基础的物理概念娓娓道来。

此后的整整一学期，杨振宁每周都准时出现在这间教室，用一个半小时带学生体验物理的奥妙。

“杨先生上课从来不点名，每节课45分钟，两节课连上，从头讲到尾，谁要想上厕所直接去，不用跟他打招呼。”能与物理大师面对面求教，让莘莘学子兴奋不已，而且“先生没什么架子，鼓励大家踊跃提问”。

“从带领高等研究院发展到协助物理系建设，从给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课到指导一批优秀博士生，培养杰出人才是先生归根以后最看重的一项使命，也是他花费时间和心血最多的事情。”朱邦芬说。

“归根居”的墙上，一直悬挂着杨振宁亲笔书写的五言诗：“神州新天换，故园使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他把对祖国朴素的情感，倾力灌注于教学相长的点滴之中。

“先生不仅是师长，还是亲密无间的友人、科研道路上相互扶持的同道。”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难忘，2012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届学堂班毕业生学术年会，杨先生欣然出席整整一上午的活动，分享观点、回答问题，还和大家合影留念。

“先生不仅教我们做科研，更教我们做一个有品味的科学家”。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振宁的博士生翟荟难忘，先生勉励大家“要清楚方向、选对方向”，不仅仅是学会两个技术或是怎么做实验的方法，更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将来对国家发展有助力的领域。

2007年，杨振宁出版了个人文集《曙光集》。他在前言中写道：“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

2018年，第二本文集《晨曦集》发布，杨振宁说“十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的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他还说“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亮亮”。

魂归故里，臻于圆满。他最喜爱并亲自翻译的艾略特的诗，诠释着他的一生：“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以力量予光阴，以感动予岁月。先生离去的消息传开后，有人默默来到先生工作过的地方，驻足凝望。

朋友圈静静传递着师生们和他偶遇的画面：后辈略带紧张地问候，先生微笑着点头……

跨越一个世纪，见证“历史的奇迹”，先生的心愿已化作信念，托举起凌云之志，守望着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的巨大潜力将要在今后几十年间再度发挥出来。将要创造出远远超过盛唐文化的大时代！”（新华社）